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周貞女

周媪，維揚人，居昆市街，素業官媒者也。夫早沒，賴此以餬口。生一女，小名喜子。自幼愛若掌珍，肌膚手足，無不保護臻至。常以香屑糝於餅餌中食之，積久，遍體皆香，盛夏汗出，衣尤芬馥，人因呼之為香女。稍長，姿態娟逸，丰韻娉婷，尤秀外而慧中。偶從人問字，即不忘，漸通書史。於女紅更精絕。於是麗質豔名，交稱一時。女幼已許字於北鄉某氏子，農家者流，蠢陋不知書。戚串家聞之，皆有彩鳳隨鴉之歎。女知之，自若也。喜讀《西青散記》，每以綉山女子雙卿自居。在家不輕見人。手植海棠一枝於庭畔，曰：「此古所稱薄命花也。明秋若發，則薄命人終不至於淪落耳。」女年及笄，光彩豔發，見者驚以為天仙。

一日，偕二女伴往游城西別墅，偶經一廟，香火頗盛，士女絡繹。女亦入而觀焉。神像為美少年，袍笏煥麗。二女皆仰矚良久，俯而再拜；女但肅立於旁而已。二女既歸，皆見神降其家，雲將召之充妾媵，便發寒熱，未幾並殞。里人信神之靈異，為塑二女像於側。逾月，廟祝忽夢神語之云：「周家喜子，我素所傾慕。前來廟中，幸得一見。然桃李其容，冰雪其操，毫不可非義干也。我欲納為正室，汝其與里人商之。」

翌晨，廟祝告其夢於里中人，眾咸稱異，或有謀為神踐約者，有識理者曰：「幽明路殊，人神道異。昔河伯娶婦，乃巫覡惑眾之所為也。神而屬意周家女，神可自娶之；我輩人耳，不能代其納采問名也。」其議遂寢。

女一夕針黹之暇，倦甚假寐，恍惚間見有以魚軒來迓者，促女登輿。女問往何處，召者何人。舁者曰：「去自知之。」逶迤數里許，見一大院落，入焉。凡歷門闥數重，似進內室，聞在婢媼笑語聲，乃停輿啟簾，請女出見，則二女已候於輿左右。攜手升堂，堂上巨燭如椽，光明若晝。二女妝飾炫麗，珠翠環繞，非如向時。女知二女已死，亦不懼。問訊既畢，即曰：「二姊至此間亦樂乎？」二女曰：「思念父母，常懷耿耿。重泉相隔，永無會期，惟有見之於夢寐中耳！」言罷，嗚嗚不勝。忽聞簾外履聲橐橐，二女起立曰：「府君至矣。」侍婢掀簾，一偉丈夫闖然至前，貂冠狐裘，作本朝裝束。女驚，欲避匿。二女曰：「無妨。府君召阿姊來，本有事相求耳。」女知是前日之神，肅然改容。神向女長揖曰：「幸降敝廬，得親芳范，三生緣福，感切銘肌。」女雙頰為酡，羞赧不知所對。神又曰：「余雖旁有姬媵，奉侍巾櫛，然中饋乏人，正位尚虛。卿德容俱備，柔淑堪嘉。倘肯下降，當以禮聘。」女拂然答曰：「村野陋姿，塵凡穢質，何堪上匹神明。況羅敷已自有夫，使君曷能相逼？妾聞聰明正直之謂神；好色溺情，干名瀆分，人且弗為，而況神乎！」拂衣欲行。二女懇勸留，女執不可。

甫出門，黃沙茫茫，莫辨南朔。方惶迫間，忽見火炬蜿蜒若龍，呵殿聲自遠而至，驕從百餘人，前後擁衛，輿中端坐一老者，古貌疏髯，相極慈善。瞥見女立道旁，問何以夤夜在此。女答以由神署出，距此約數武而遙，並訴顛末。老者頷首微笑曰：「此貞女，可敬也。」即命隨身一僕，張燈送之歸。女於道中私問僕曰：「斯何神也？」僕曰：「乃前任江蘇巡撫丁公，赴玉闕徵召，以有事，道經此間耳。」及巷口，女識己舍，甫欲叩扉，僕自後推之，遽然而覺，乃知是夢。未及匝月，神廟毀於火。

女同巷有徽商程姓者，擁厚資，習貿遷術。夙聞女美，繼知其已字人，亦姑置之。一日，經女門外，女適自戚串家婦，覲面相逢，視之獨審，一種媚之態，秀嫻之致，幾令人魂銷志喪。商歸，為之顛倒竟日。顧計無所出。程固孤身作客，鄰有李媪者，亦慣作冰上人，固與周媪同業相善，而時向程有所借貸，前曾托以覓小星，媪銳身自任。適吳門褚家有姊妹花將擇人而事，容色花妍，肌理玉潤，推為此中翹楚。媪以為必愜程意，招程往觀。程見之，殊不許可。媪曰：「此種人物，可冠群芳，豈能於尋常小家女子求之哉？若欲勝此，殊非天上神仙耳。」程屢作掉首狀，曰：「汝言過當。世間女子之美，孰有如周家喜子者？汝苟能為撮合山，當以三百金酬汝，俾汝下半世吃著不盡也。」媪曰：「喜子已有婿家，一時豈能進言？君必欲得之，當以計取。但願出聘金若干？若能動媪意，拚此一副本面皮，與汝一行。」程曰：「三千元如何？」媪曰：「此數亦不為少。但觀汝福命何如耳。」

翌日，李往媪家閒談，言次，誇述程商之富，謂：「程商去歲屯穀，人皆笑其愚，今春採買者接踵至，價日昂，獲利倍蓰，前後計得數萬金。聞將以三千元覓麗姝為室，特老身為媒。顧選擇殊苛，迄無當意。褚家姊妹名著金閨，在裙釵隊中可屈一指，渠意猶以為未足，反謂必如君家喜子，乃可諧鸞鳳侶也。乞兒思啖鵝炙，真妄想哉！」媪聞言，意似欲動。媪曰：「程商性情和易，汝亦識之。有急求貸，從不卻人。其家又不在此，雖日■室，無異嫡妻。不知何家女郎有福，獨能消受耳！」媪曰：「我家喜子從不出外，不知程商於何處見之，竟至喋喋譽於人前？」媪曰：「程商思慕喜姑，卻出自一片真誠。彼願以三千元作聘禮，亦惟若喜姑之美，方肯耳。非老身敢多言，喜姑若從程商，戴金珠，曳羅綺，厭珍錯，飽膏粱，強如嫁牧牛兒，僕僕於風日霜雪中哉！」媪沈吟不語。媪又曰：「貧家耕作漢有一輩子不得百金者，今一旦驟獲三千元，則高墉廈屋，良田沃產，何所不有？我嫂此時鮮衣美食，享奉豐餘，老身若來，徒仰臧獲輩鼻息矣。」媪曰：「喜子已字鄉人，汝所知也。今若適程商，當以何計？」媪曰：「牧牛兒安知許事？惕之以勢，誘之以利，無不從者。一紙離婚書，保在老身雙手取來，嫂可安然作富翁岳母也。」

媪固素識北鄉里正，以重利，招鄉人子來，始恫以危詞，繼慰以甘言，鄉人子懼，願作離書，不敢與實官爭。里正界以二百金，欣然出望外。於是遂納程聘。行聘之日，禮幣華美，輿從赫，同巷中人，群相豔羨。媪以舊居湫隘，別賃新屋。喜子微有所聞，而未悉其詳，乘間問母。媪知女志，輒枝梧其說。既而親迎有日矣，向時女伴，咸向媪作賀，群曰：「喜姑真有福哉，今作富家姨矣！」媪又盡出衣飾陳諸庭，益嘖嘖歎美。眾意喜子必歡樂逾平時，而觀其容色慘沮，一似重有憂者。將嫁先一夕，閉門早臥。

明日，花影已過三竿，而雙扉尚未啟。媪呼之，弗應；懼有變，破扉竟入，則女僵臥於牀，氣絕體冰，早已花驚玉碎矣。搜之枕畔，角盒猶存，蓋一盞阿芙蓉膏，正其畢命湯也。嗚呼！心如日，悲同穴於何年；蓮出污泥，實所生之不偶。其人其事，足以風矣。媪以既喪明珠，草草殯殮。一時亦無文人學士表彰其事者。喜子以一小家女子，而深知從一之義，誓殉所天，不以貧富易心，一絲既定，萬死不更。「芝草無根，醴泉無源」，洵哉！乃世徒講求門第，請旌乞獎半在閭閻，而茅簷屋則罕聞焉。古今來毅魄貞魂，有不同聲一哭哉！